



爱·生·死

程步涛



# 爱·生·死

程步涛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爱·生·死

程步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60毫米1/32·印张4·插页2·字数55,000

1985年9月第1版·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书号10137·148 定价0.70元

## 灯盏花的思索（代序）

王中才

用花来形容步涛的这本诗集，也许是不尽合适的，也许是。

但是我仍想用一种花形容他的诗。这是因为去年五月初，我曾和他搭伴直驰战火炽烈的云南老山地区，看见了一种很普通的野花。这种花悄然地开在战士冲锋后留下的履痕里，开在仍飘着蓝色硝烟的弹坑里，开在烈士的鲜血浸染的红泥里，也开在狭窄潮湿的猫耳洞和草草架起的竹棚旁边。五枚浓重的紫红花瓣，托着一束淡黄的花蕊，仅此而已。素洁恬淡，凝重端庄，甚至显得有点朴纳，不招人，不惹人，绝无哗众取宠之意，默然地给硝烟热雨笼罩的灰暗山林添点亮色，给金戈铁马的边关生涯缀些笑靥。我想，戎马倥偬的将士未必感到它的存在，但一旦失去它，一定会感到身旁腾出某种真空。正象夜行军中班长发现身旁走失一个战

士，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和孤独，甚至感到莫名的恐惧。这些感觉我是难以忘怀的。在我读步涛的这本诗集时，这些难忘的感觉竟又浮现在我的脑海。这或许是因为步涛的这些诗与那种花有某些相似之处吧？

如果浅尝辄止，只知其外，不探其内，就不可能理解这种花，也不可能理解步涛的诗。璞玉浑金，孰能识之？我们都痴迷于那种花，遍访花的名称，却无人知晓，果然这种花并不为人所看重。一天，我们偶然得知那叫灯盏花。完全是因花的外形而取的名称，有点土气。但是这种花也有别致之处，只在太阳之火的点燃下方能怒放，黑夜却是闭阖状态。我想，它是否印合了步涛这本诗集的一个特色呢？步涛的诗不是象某些诗那样，以句式的怪诞，思想的乖戾，感情的悖逆刺激读者，他是在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寻常情中探其不寻常。且这种种不寻常也不是以惊人之笔展示出来的，而是自然地、坦然地、侃侃地写出来，使你在不知不觉中突然为之心动，或为之惊，为之痛，为之怒，甚或为之悲喜交迸。我认为，做到金玉其表者并不太难，而做到金玉其内者却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步涛在艺术上的追

求，那么，他是可以自慰的。

同上述特色相谐调，我感到有一种沉重的思索贯穿整本诗集的宇里行间。我之所以称之为沉重的思索，因为这种思索蒙着硝烟，带着弹洞，滴着血和泪；因为这种思索只宜用赤心去感受，而不宜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只简单地说这本诗集是一束灯盏花是不够的。它不是一般状态下的灯盏花，它是阴雨连绵的林莽中，是战尘蔽日的山路上，是生死决战前将明未明时刻里的灯盏花。这种情景下的灯盏花，都是半开半阖，低垂着花冠，似乎不堪巨大的内涵的重压。我和步涛在老山的日子，看到的常常是这样的灯盏花，因而我们的思索也是沉重的。这本诗集，是步涛思索的结果吧。他在每首诗里所要体现的几乎都是生与死、爱与憎这一被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所讴歌的永恒主题。但他并不怯懦地将这一主题置于遥远的过去和未知的将来，而是大胆地置于社会主义今天的战争与和平的新环境中，正面回答生与死、爱与憎的新价值，进而正面体现人的新价值。不管承认与否，人的价值终究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人的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物，它的高低贵贱是人所处的环境及其在这环境中的表

现决定的。那么，在举国全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下，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身处有限的局部的边界战争中的战士们，又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如何实现自己更高的乃至最高的价值？对这一极其现实、极其明显的问题，诗人和作家们不应该讳莫如深，避而不谈，闪烁其词，甚至做出虚假的回答。在这一点上我是佩服步涛的，他在许多诗章里都或深或浅地渗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敢说他的答案十分精确，但我赞赏他这种正视现实的真诚。

其实何止现实，对于历史，他也同样地表现出诚恳。他不拔高，不神化历史感情。他沉浸的感情，在一些人眼中，几近于平凡。然而正是这种平凡的色调，使我们和这段已逝去的历史战争产生了真切的共鸣。

真诚的诗，必然出自真诚的诗人。这是步涛能够写出这本诗的根之所在。步涛对生活的真诚，就象母牛舐犊那样，掺不得半点虚假，对生活投入了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深沉的爱。就在有人对革命历史题材表现出淡漠时，他却怀着景仰和探索之心，在革命根据地漫游。他

先后两次飞抵前线，在血与火的沃土里播种一片诗花。他有一个诗袋，随时随处投进自己心血凝成的诗句。在和战士们山泉裸浴的时候，在炮弹炸翻身旁稻苗的时候，在猫耳洞顶沙石飞落的时候，在老山顶峰闻到敌人尸臭的时候，在黎明曳光弹横飞的时候，在扶起一株冷枪射穿的灯盏花的时候……他都向诗袋内投入心血的滴斑。记得在一个炮声轰鸣的黑夜，他同我在三角帐篷内，推敲他为昆明军区歌舞团写的歌词。此时山雨飘零，烛光摇曳，情思缕缕，抽之成诗：

灯盏花，灯一盏，  
明灯闪闪照青山，  
风吹雨打花飘去，  
化作星满天……

正因为我们共同挚爱着灯盏花吧，步涛竟让我为这本诗集作序。我曾想劝说步涛去请著名诗人或著名诗评家写序，那将为这本诗集锦上添花。可是我终究没敢说出口，我觉得那样就不是步涛了。他看重的是我们在前线的友情，但当我即将结束这篇权当序言的短文的时候，仍感惴惴不安。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尽



管是硝烟阴霾中沉重思索的灯盏花，用它来喻步涛的诗仍许是不尽合适的。

不过，在我们离开老山的时候，曾去麻栗坡县城的烈士陵园凭吊，当时我和步涛都很后悔没有带去老山的一束灯盏花献给烈士墓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这本诗集当成一束灯盏花，献给我们永远怀念的死者 and 生者，或许稍可了却这桩憾事吧。

1985年春节于北太平庄

## 内容提要

比海洋天空还要广阔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尤其处于硝烟纷飞、血火相连、生死攸关的时刻，军人的爱、军人的恨、军人的怨，便在青春与生命的核点里，辐射出强烈的光波，震慑着、征服着亿万人的灵魂。

作者巡行在三十年前的旧战场和三十年后的新战场上，在血与火的沃土里播种诗花。他思索着战争，探求着军人的爱情的根、生命的根。他用深邃的哲理回答了军人的价值所在，以极大的真诚娓娓叙述了人们还未来得及认识的战场的另一面……

诗集发出汉子的低声长啸，雄浑、悲壮，是一曲潇潇洒洒的男子汉的歌。

责任编辑：叶 鹏

装帧设计：陈亦逊

## 目次

灯盏花的思索(代序)···王中才	
潇潇洒洒的男子汉的歌···1	
一朵云,一朵云,一朵云·····3	
明天他要走上战场·····5	
穿迷彩服的侦察兵·····7	
战地之子·····9	
给阵亡者画像·····12	
阵地上的琴声·····15	
在昆明,人们正看《霍元甲》·18	
插有红十字三角旗的军车··21	
砸碎敌人的头颅之后·····23	
军车,向北向南·····25	
团长要去看俘虏·····27	
学会适应吧,军人·····30	
士气·····33	
雷区·····36	
阵地静悄悄·····38	
视野·····41	

遗物	44
爱·憎	47
选择	50
南疆的山	53
陵园里，有这样一座墓碑	56
十八岁、十九岁	58
苦艾	60
生的思索	62
死的思索	66
四月	70
圣洁的湖	73
战争·士兵·节日	76
芙蓉树	81
沂蒙桑	84
房东	87
鹰群	89
忘却生者最大的不幸	93
关于动因的议论	95
一九三七年的秋雨	98
战壕	101
三十天	104
燃烧的歌	111

## 灯盏花的思索（代序）

王中才

用花来形容步涛的这本诗集，也许是不尽合适的，也许是。

但是我仍想用一种花形容他的诗。这是因为去年五月初，我曾和他搭伴直驰战火炽烈的云南老山地区，看见了一种很普通的野花。这种花悄然地开在战士冲锋后留下的履痕里，开在仍飘着蓝色硝烟的弹坑里，开在烈士的鲜血浸染的红泥里，也开在狭窄潮湿的猫耳洞和草草架起的竹棚旁边。五枚浓重的紫红花瓣，托着一束淡黄的花蕊，仅此而已。素洁恬淡，凝重端庄，甚至显得有点朴纳，不招人，不惹人，绝无哗众取宠之意，默然地给硝烟热雨笼罩的灰暗山林添点亮色，给金戈铁马的边关生涯缀些笑靥。我想，戎马倥偬的将士未必感到它的存在，但一旦失去它，一定会感到身旁腾出某种真空。正象夜行军中班长发现身旁走失一个战

构思疆场上的朔风寒夜。  
甚至情不自禁地踏着节拍，  
让身上也驻足军人的英武和磅礴。

而对于我们，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  
军歌简直是力量之魂，  
唱起它，  
边塞也好，大漠也好，  
爬冰也好，卧雪也好，  
一切都会在所不辞，  
以至血洒疆场，尸裹马革。

啊，学会唱一支军歌吧，  
不管你是不是军人，  
学会弹铜琶铁板，  
为自己注入血气；  
学会唱大风勇士，  
锻造铁一般的性格。

1984.1。

求，那么，他是可以自慰的。

同上述特色相谐调，我感到有一种沉重的思索贯串整本诗集的字里行间。我之所以称之为沉重的思索，因为这种思索蒙着硝烟，带着弹洞，滴着血和泪；因为这种思索只宜用赤心去感受，而不宜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只简单地说这本诗集是一束灯盏花是不够的。它不是一般状态下的灯盏花，它是阴雨连绵的林莽中，是战尘蔽日的山路上，是生死决战前将明未明时刻里的灯盏花。这种情景下的灯盏花，都是半开半阖，低垂着花冠，似乎不堪巨大的内涵的重压。我和步涛在老山的日子，看到的常常是这样的灯盏花，因而我们的思索也是沉重的。这本诗集，是步涛思索的结果吧。他在每首诗里所要体现的几乎都是生与死、爱与憎这一被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所讴歌的永恒主题。但他并不怯懦地将这一主题置于遥远的过去和未知的将来，而是大胆地置于社会主义今天的战争与和平的新环境中，正面回答生与死、爱与憎的新价值，进而正面体现人的新价值。不管承认与否，人的价值终究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人的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物，它的高低贵贱是人所处的环境及其在这环境中的表

他们有的是去外地出差的，  
有的，则是去海滨蜜月旅行。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边境正笼罩战争的阴影。

而这群军人，  
对此，他们是毫不介意的，  
只是互相抛甩着各种牌子的香烟，  
用一圈一圈的幽蓝，  
显示接受使命前的凝重。

不知道战争的，最好永远不知道，  
最好只是某一天在日报上，  
象读商品信息和产品广告一样  
阅读军人的忠勇，  
想不想起这个站台又有什么呢，  
军人的献身，  
本来就是默默地进行……

一朵云，一朵云，一朵云……  
站台上，一群终止休假的士兵。

1984.1.



先后两次飞抵前线，在血与火的沃土里播种一片诗花。他有一个诗袋，随时随处投进自己心血凝成的诗句。在和战士们山泉裸浴的时候，在炮弹炸翻身旁稻苗的时候，在猫耳洞顶沙石飞落的时候，在老山顶峰闻到敌人尸臭的时候，在黎明曳光弹横飞的时候，在扶起一株冷枪射穿的灯盏花的时候……他都向诗袋内投入心血的滴斑。记得在一个炮声轰鸣的黑夜，他同我在三角帐篷内，推敲他为昆明军区歌舞团写的歌词。此时山雨飘零，烛光摇曳，情思缕缕，抽之成诗：

灯盏花，灯一盏，  
明灯闪闪照青山，  
风吹雨打花飘去，  
化作星满天……

正因为我们共同挚爱着灯盏花吧，步涛竟让我为这本诗集作序。我曾想劝说步涛去请著名诗人或著名诗评家写序，那将为这本诗集锦上添花。可是我终究没敢说出口，我觉得那样就不是步涛了。他看重的是我们在前线的友情，但当我即将结束这篇权当序言的短文的时候，仍感惴惴不安。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尽